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子朱

(中)

撰熹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朱子文集卷之五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跼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願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倭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強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提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

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事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陵。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原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麤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惟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譏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卻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

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獨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卽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尙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閒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眄睪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閒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州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無所不爲。而年逐一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壻門之願。願蒙出語之勸。似不爲無可取者。是

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與陳丞相別紙

豪論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尙。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旣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尙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繆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埽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祓。祇拜告命。奉表稱謝矣。熹未嘗有一日埽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

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卽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旣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

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釣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跼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徧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尙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尙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閒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尙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閒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趙尙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

尙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就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具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以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未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汪尙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

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閒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養。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俚俚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醺醉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躍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理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

答汪尙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閒。相去遠矣。如烏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如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歎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論事實則尙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衍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耳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堯賢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

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尙書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周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束縑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

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詞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尙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

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蔡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論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巖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邊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敘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尙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